



門武  
編 409  
卷 11止

周氏  
杏庭

周氏  
杏庭

傷寒論疏義卷第六

喜多村直寬士栗學

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案厥陰病者半表半裏寒證是也與少陽為

表裏而其位主上焦夫熱浮寒沉乃理之常

是以少陽之往來寒熱變為厥陰之上熱下

寒且厥陰雖屬寒倘或胃氣有熱表裏之寒

熱相交爭而為寒熱互勝證蓋上熱下寒與

寒熱互勝者非敢有二證也其受病必自太

陽若少陰

方氏曰蓋厥陰邪由少陽傳來而  
魏氏曰少陰傳厥陰二說並是而

少陽則部位相同故尤易致變耳其脈則沉  
細微遲而熱勝則或數或浮寒勝則或厥或  
絕其證則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者上熱  
之徵也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利不止  
者下寒之驗也若夫寒熱互勝則厥熱互發  
其治法溫涼相錯清補兼施如烏梅丸及乾  
薑芩連人蔘湯是也唯其陰陽和平則就快  
愈蓋熱祛而陽漸則死更有胃中燥熱而轉  
陽明者亦局外之變也篇中厥可下及下利  
譚語條蓋指此證  
或言半表半裏非寒可羈留之地是殆不然

也瘧疾屬半表裏證而尚有寒多者楊仁齋  
曰寒瘧自感寒而得金匱濕病胸中有寒  
丹田有熱亦足以見一端矣或言厥陰乃陰之極陰極而  
陽生然三陰極則皆變陽豈啻厥陰果如其  
說則太陽當為陽之盛大陽明當為兩陽合  
明仲景寧徵陰陽之證候不拘名目之如何  
也且厥陰居六篇之末是以前輩指為陰中  
至劇證此亦依熱論而立敘者病之傳變焉  
得同於篇目之次而前人不察夢語紛呶豈  
非可笑哉柯氏曰少陽咽乾即厥陰消渴之  
機胸脇苦滿即氣上撞心之兆心  
煩即熱之初不欲食是飢不欲食之根喜嘔  
即吐蚘之漸故少陽不解轉屬厥陰而病危

厥陰病衰轉屬少陽而欲愈如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不欲食至數日熱除欲得食其病愈者是已喻氏曰按厥陰篇中次第不一有純陽無陰之證有純陰無陽之證有陰陽差多差少之證大率陽脈陽證當取三陽治法陰脈陰證當合用少陰治法厥陰病見陽為易愈見陰為難痊二家之言頗得經旨故括於此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

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撞宅江翻蚘戶恢翻蚘同

此論厥陰病之總綱消渴謂飲水多而渴不止其小如消也消渴者鬲有熱也撞衝古字通突也擊也氣上衝心熱氣上逆也疼熱者熱甚也心中疼熱陽熱在上也以上皆上熱之證飢而不欲食寒

迫胃中也胃陽失權蚘不安其居故不納食強食則吐之蚘亦隨吐出蓋勢所必然也若因其上熱誤下之則上熱未必即去而下寒必更加甚故利不止也以上皆下冷之徵楊士瀛曰蓋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虛寒無熱耳是也以下凡云厥陰病者皆指此證而言之也程氏曰食則吐衄則胃中自冷可知以此句結前證以見烏梅丸為厥陰之主方不但治蚘宜之也其厥利發熱則厥陰之本證胃虛藏寒下之則上熱未除下寒益甚故利不止

劉蒞庭曰：巢源有冷熱不調候，云陽併於上則上熱，陰併於下則下冷而無上冷，下熱之證，其故何也？蓋火性炎上，水性就下，病冷熱不調，則熱必浮于上，寒必沉于下，是所以無下熱上冷之候也。凡誤下之證，下焦之陽驟虛，氣必上逆，則上焦之實反因下而成實，以火氣不下行，故為上熱下冷之證。此誠足以發本病之理蘊。

金鑑曰：厥陰者與少陽為表裏者也，故其為病陰陽錯雜，寒熱混淆，所以少陽不解，傳變厥陰而病危。厥陰病衰轉屬少陽為欲愈。

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不浮為未愈。

聖惠方宜建中湯，存攷。

此揭明厥陰病愈之脈。凡三陰云中風者，皆指陰病見陽熱脈證而言。說既見前，脈微厥陰脈也，浮表陽脈也，是半表裏之寒將去而病機向表，故為陽已復而病欲愈也。但微而不浮，則陽氣未復，故為未愈也。

成氏曰：經曰：陰病見陽脈而生，浮者陽也。厥陰中風脈微浮為邪氣還表向汗之兆，故云欲愈。

令韶張氏曰：王聖欽曰：陽病得陰脈者死，不浮未必即是陰脈，故止未愈，不曰沉而曰不浮，下字極

活

尤氏曰此證必兼有發熱微汗等候仲景不言者以脈該證也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此言厥陰病解之時義與前篇同

令韶張氏曰少陽旺于寅卯從丑至卯陰盡而陽生也厥陰病解于此時者中見少陽之化也徐上扶曰三陽解時在三陽旺時而解三陰解時亦從三陽旺時而解傷寒以生陽為主也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與之愈

此辨厥陰消渴與水之義言消渴乃厥陰中一證渴欲飲水者鬲熱之故少與之則愈蓋不妨僅潤上焦也若多與之則太陽嚔灌已有明戒况厥陰平其致停蓄釀禍必矣

劉廉夫曰案此段言愈者僅是渴之一證得水而愈耳非曰厥陰病愈也諸注訛

以上四章論厥陰病總綱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此論四逆不可下以起下文之意諸字該下文諸厥條而言凡四逆厥者為陰陽不相順接之故治

法當交通陰陽不可下之雖乃云熱厥者應下之然方其逆厥之時不敢輕試也虛家亦然者氣血本虛家胃氣不固故雖不厥逆亦不可下也

隱菴張氏曰此節何以言諸四逆厥復言虛家曰仲祖之書脈絡如灰線語意如盤珠觸類旁通因此悟彼處處皆然不獨此也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此以下諸節并論寒熱互勝之義厥逆屬陰發熱屬陽先後發熱而利必自止者是陰退而陽進也見厥復利者是陽退而陰進也可知厥熱乃陰陽

進退之機也

張氏曰先厥後發熱而利必自止乃厥陰之常候下文見厥復利乃預爲防變之辭設厥利止而熱不已反見咽痛喉痺或便膿血又爲陽熱有餘之證矣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此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尙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之且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並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

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  
罷者此為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食以之食音嗣王  
走素至真要論曰  
已曰食他日飼也方氏曰食與飼同食以飼之也  
○舊本上後三日作後日今據玉函成本校補  
此又釋前條之義言傷寒已屬厥陰始發熱六日  
熱後厥者九日厥較發熱多三日是胃氣衰弱不  
能達于四支故厥多而且利大凡厥冷下利者中  
氣已寒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似乎胃氣已回但  
恐為下文之除中則胃陽欲絕中氣將除虛陽暫  
餽引食自救未可知也恐者疑而未定之辭也姑  
且食以索餅餅即麩也索餅謂麥麩之線索而長

者劉熙釋名云餅并也洩麩使合并也索餅隨形  
而名之錢氏曰疑即今之條子麩取其易化也若  
食後不發熱者自是胃陽有守不為食而泄為中  
氣尚在故可懸斷其必愈然據下文則非食後無  
微熱惟不發暴熱耳若食後暴熱來出而復去則  
是除中孤陽得食而外走胃中真氣已敗亡如燈  
將滅而復明之意此頃刻而不救之證也蓋再舉  
除中候以結上文乃食後不暴發熱俟三日脈之  
而其熱微續不已則是厥與熱日期相應陰陽無  
偏勝當期之旦日夜半而愈且日夜半者明旦夜



半陽氣將回之候，所謂厥陰病欲解時，自丑至卯上也。史項羽記：旦日享士卒，又項伯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於是項伯復夜去。又倉公傳載：公乘項處診藉云：當旦日死，又云：處旦日死，并明日也。所以然者：已下至夜半愈，乃反覆申明上文之義。六日九日，不必拘要之，厥熱相應，則陰陽無偏勝，故必愈。若其後三日又脈之，而仍數不解，其熱不罷者，此為熱氣有餘，留連營衛，隨其蘊蓄之處，發癰膿也。柯氏曰：俗所謂留毒傷寒者是也。

程氏曰：始發熱，始字非從太陽說起，始得之，反發熱脈沉，雖似少陰，而沉中見數，凡消渴氣上撞心。

等兼證，自是不同。脈工不昧，始發熱，以爲太陰，或

魏氏曰：凡仲景言日，皆約略之辭。如此九日之說，亦未可拘，總以熱與厥較其均平耳。如熱七八日，厥七八日，亦可熱五六日，厥五六日，俱可不過較量其陰陽盛衰，非定謂必熱九日，厥九日，方可驗準也。

舒氏曰：按熱則胃陽尚在不熱，胃陽去矣，不發熱不字，應是微字，與下文暴字相照，以其證雖喜發熱，宜微不宜暴，微則陽和有象，暴則脫離之機，故曰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

劉蒞庭曰按此證食索餅後分為三證一為不發熱而自愈此胃氣有守不為食而泄能食乃為佳兆一為除中暴熱來出而復去一為熱來而續在者

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脈遲為寒

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

食此名除中必死徹撤同韻會徹經典通作撤錢氏曰徹讀為撤

此章再申除中之義脈遲為寒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六七日蓋承上文而言當必有厥利候或陽回發熱利未止之時粗工不知誤認以為太少合病

因與黃芩湯徹其熱徹即除也又脈遲云云者乃

申明除其熱之誤也腹中應冷張氏曰腹中即胃

中也是胃中無熱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此名除

中不必食以索餅而知其必死也案上條脈數此

條脈遲是為一篇眼目對看自明

令韶張氏曰除者去也中者中氣也乃中氣除去

欲引外食以自救也

柯氏曰除中則中空無陽反見善食之狀俗云食

祿將盡者是也

程氏曰厥陰之有消渴除中同一病機皆下寒而

上熱也胃氣在則為消渴胃氣亡則為除中

程氏知曰言脈遲為寒不宜更用寒藥以致有除

中之變也中氣為陰寒革除則胃中無根之陽氣將欲盡除而求救於食故為死證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為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使膿血使膿血者其喉不痺

此厥陰熱勝證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陽勝變熱其病為欲愈矣乃反汗出咽中痛是熱邪有餘陰液傷而火氣上撞也其喉為痺痺者閉也

此以咽中痛甚其喉必閉而不通也又既發熱雖無汗為其陽已回所以利亦必自止若不止則明無汗是係熱苑在裏必主便膿血熱邪洩於下則不干於上故云其喉不痺也案此段厥陰證半表之寒祛而半裏之熱勝是猶與少陽之往來寒熱而變虛寒或轉實熱同一機軸也注家指為陰盡陽生果爾則太陽亦可為陽盛屬解乎詎不達經旨之甚

喻氏曰既發熱雖無汗為其陽已回所以利亦必

自止若不止則無汗明係邪不外出熱鬱在裏必

主便膿血也

汪氏曰若發熱則自愈者元氣雖不足不至太虛故得愈也元氣太虛之人不能發熱但厥而至於死者此真陽脫也有發熱而仍厥者此陽氣雖復而不及全賴熱藥以扶之也有發熱而至於喉痺便膿血如上證者此陽氣雖復而太過其力不能勝邪熱全賴涼藥以平之也余疑此條證或於發厥之時過服熱藥而至於此學者臨證宜細辨之金鑑曰便膿血者其喉不痺謂熱邪下利而不復上病咽痛也可知下利止其喉為痺者謂熱邪已

上病咽痛即不復下病下利也

隱菴張氏曰夫先厥後熱下利且止則陰陽似和其病當愈而反汗出咽中痛者陰液虛而火氣盛也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此章言熱伏于內而厥見于外之證一二日至四五日皆設以為驗之辭俱不可以日拘也下條厥熱各五日亦然厥者必發熱即前厥者後必發熱

之省文也言或有前厥者是熱先鬱于裏後日必熱發于外之證或有前熱者是熱先外達後日必熱閉于內而厥矣或曰本經必字預決後來之辭必發熱後必厥是雙關法厥深熱深厥微熱微者厥冷之甚者則其發熱亦甚爲熱之甚也厥冷之微者則其發熱亦微爲邪之輕也俱須用破陽行陰之劑以下其熱則菀者伸逆者順乃厥自回矣而醫工不知但認一二日發熱爲表熱而反用辛溫發散之品寧不引熱勢上行乎口傷爛赤與喉痺互意案此條陽極似陰之證固屬陽明熱實但

以其厥者與本病相類故揭于此篇殆與下白虎湯條同義又案前云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此云厥應下之何也蓋彼乃陽虛之厥此卽陽菀之厥故不同矣然見旣曰諸四逆厥則知雖熱厥亦未可驟峻攻大下也鳴序聖人之垂教其意微矣錢氏曰謂之熱厥者邪氣在裏阻絕陽氣不得通達流注于四肢而厥也與陽虛之厥冷迥異故應下之使熱邪下泄則陽氣流通矣汪氏曰先賢謂熱厥手足雖厥冷而或有溫時手足雖逆冷而手足掌心必煖戴院使又以指甲之

煖冷別熱寒二厥臨病之工慎之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  
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此申上文厥者必熱熱者必厥之義厥五日熱亦  
五日至六日常復厥而不厥則熱厥相半陰陽對  
待然後二氣均平而必自愈

程氏曰條中五日字不必拘熱與厥大約以日準  
日等氣平而不加厥則陰陽已和順矣末三句即  
上句注脚云自愈者見厥熱已平其他些小之別  
證舉不足言矣

金鑑曰傷寒邪傳厥陰陰陽錯雜為病若陽交於  
陰是陰中有陽則不厥冷陰交於陽是陽中有陰  
則不發熱惟陰盛不交於陽陰自為陰則厥冷也  
陽亢不交於陰陽自為陽則發熱也蓋厥熱相勝  
則逆逆則病進厥熱相平則順順則病愈  
魏氏曰觀于瘧證之一日間日三日發之遲速不  
同則少陽之往來寒熱厥陰之忽熱忽厥皆邪著  
半表裏之證也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使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

也舊本逆冷下有者字  
今據玉函成本刪去

此解致厥之由及厥者之證以結上文厥熱之義併起下文諸厥之病乃承上接下之辭也凡厥者總寒熱二厥言之陰陽不相順接者謂陰陽之氣不相順接交通也夫厥之為證何即手足逆冷是也劉松峯曰四肢厥逆手足稍先涼漸逆而上至臍腿皆涼逆字得之太明蓋其病有寒熱二途而其治自溫清懸隔故仲景於此篇先辨之使人詳諦其因不得妄投混施也案論中曰四逆曰厥曰厥冷曰厥寒曰手足逆冷曰手足厥冷曰手足厥逆冷並手足寒冷之義無太分別王氏安道嘗辨

之而其曰四逆曰手足亦惟變文耳詳見閔氏闡要編文繁不錄舊注鑿看皆誤程氏曰人惟陽得下行以接乎陰則陰中有陽而無厥證唯陰得上行以接乎陽則陽中有陰而無發熱證此之謂順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厥非虵厥也虵厥者其人當吐虵令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為藏寒虵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虵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虵虵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案舒氏曰末句又主久利夫久痢多屬虛寒滑脫法

當溫補兜瀉于中又未學明其證屬虛屬實知其所言久利果何證耶叔和誤人甚矣此說未知當否然又主久利四字玉函所無疑係後人闢插姑存其舊矣

此分別藏厥虵厥之異也蓋虵厥亦屬上熱下寒即厥陰一證傷寒脈微而厥皆虛寒無陽之象統二證言之至七八日不回手足厥逆而更通身膚冷躁無暫安之時者此自是少陰之藏厥而非厥陰之虵厥也若夫虵厥者其人常吐虵令病者靜而復時煩與藏厥之躁無暫安者迥殊矣討其所以然此為藏寒虵上入其膈蓋此證膈熱胃寒虵避寒就溫虵在膈則心煩然膈上虵非宜久留之

也故旋下于胃則須臾復止而靜也魏氏曰此為藏寒此藏字即指胃內經十二藏并府以言藏也得食而嘔又煩者胃陽無權虵不安其居每僅聞食臭又上出于膈故得食則嘔且煩而虵亦從嘔而出此所以其人當吐虵也要之厥陰半表裏之寒與少陰之純寒無陽自有等差故藥亦以寒熱相錯者主治之視之白通四逆偏於溫熱豈不逕庭乎夫虵厥既主以烏梅丸而又主久利者以此藥性味酸苦辛溫寒熱並用能解陰陽錯雜寒熱混淆之邪也



龐氏曰藏厥宜四逆湯輩極冷服之其厥不回者死

程氏曰言虵厥而先之以藏厥者不過借此形彼見虵厥

柯氏曰藏厥虵厥細辨在煩躁藏寒則躁而不煩內熱則煩而不躁其人靜而時煩與躁而無暫安者迥殊矣此與氣上撞心中疼熱饑不能食食即吐虵者互文以見意也看厥陰諸證與本方相符下之利不止與又主久利句合乃烏梅丸為厥陰主方非只為虵厥之劑矣

烏梅丸方

烏梅 三百枚 細辛 六兩 乾薑 十兩

黃連 十六兩 當歸 四兩 附子 六兩炮

蜀椒 四兩去汗 ○本草陶氏曰椒去實於餘中散熬令汗出則有勢力也見序列

桂枝 六兩去皮 人蔞 六兩 黃蘗 六兩

右十味異擣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飯熟擣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凡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九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九禁生冷滑物臭食等枳實與翻此治虵厥之主方烏梅味酸能勝虵蜀椒細辛味

辛以殺蟲，乾薑、桂枝、附子溫中而祛寒，黃連、黃蘗之苦以安虻，人蔘、當歸之甘以補中，蓋藥味寒熱混淆，溫涼兼施，茲可制虻以安胃，又久利陰陽錯雜，皆可以此方括之也。

錢氏曰：成劑待用之藥，所服不過十丸至二十丸，方雖大而用則小，藥雖多而服則少，猶大陷胸丸之大劑小用，未足為峻也。

柯氏曰：以苦酒浸烏梅，同氣相求，蒸之五斗米下，資其穀氣，加蜜爲丸，少與而漸加之，緩以治其本也。虻得酸則靜，得辛則伏，得苦則下，信爲治蟲佳。

劑食生冷則胃傷，得滑物則腸動，臭食則嘔，家所忌，故禁之。

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嘿嘿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爲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嘿莫北翻。舊本厥微作微厥。今據玉函成本改訂。

此厥陰病裏有熱而厥見于外者，傷寒執旣少而厥亦微，僅指頭寒，然嘿嘿不欲食而煩躁，則熱菹于內可知矣。嘿嘿無言也，不欲飲食貌也。數日來小便之難者已利，赤者仍白，是定內熱除而陰陽自和，故不欲食者，今欲得食，其病爲愈也。若前之

傷寒論疏義 卷六  
厥微者更厥而不止指頭寒則其熱之伏者亦甚所謂熱深則厥亦深也故不但嘿嘿不欲食而加之嘔不但煩躁而加之胸脇滿是須必下之而苟不以破陽行陰爲事則熱邪太過其後必便血而議救於此時不已晚乎案此厥陰表有寒而裏乃熱以其與少陽相表裏故爲嘿嘿不欲食脇滿煩嘔等證相同觀此章亦足以證吾說之不誤也柯韻伯曰此少陽半表半裏症微者小茈胡和之深者大茈胡下之此說不必然與少陽爲表裏之意乃可見矣

程氏曰不欲食似屬寒以煩躁知其熱此條下半截曰小便利色白則上半截小便短色赤可知是題中二眼目嘿嘿不欲食欲得食是三眼目胸脇滿煩燥與熱除是三眼目熱字包有煩躁等證非專指發熱之熱也  
金鑑曰此厥陰陰陽錯雜之輕病卽論中熱微厥亦微之證也  
周氏曰此條分兩截看一輕一重始爲瞭然不然斷無前輕者後忽重之理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

傷寒論卷六 學訓堂影印

結在膀胱關元也

此論因下焦冷結而四支厥逆者言我二字疑剩文也病者手足厥冷而不結胸是謂上焦不滿而小腹滿按之痛也下焦為生氣之源冷結于此所以陽氣不達于四末也柯氏曰當知結胸有熱厥者關元任脈穴也在臍下三寸案膀胱關元總指下焦而言經曰熱結膀胱金匱水氣篇結在關元又婦人篇云病在關元並是義也  
令韶張氏曰膀胱關元俱在小腹之內冷結于此故滿且痛也治法宜溫煖下焦祛除陰翳矣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者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必便膿血  
以下二節以厥與熱之多少而驗病之愈未愈也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是陰陽互勝或厥或熱而熱多厥少陽勝陰退故其病當愈也當愈不愈自復熱四日之後至七日而熱仍不除則陽氣太過熱鬱于內而必便膿血矣  
秦氏曰此章重申厥少熱多熱不除必便膿血可見熱病回陰陰證回陽均怕過與不及  
程氏知曰此即厥陰往復之機知陰陽進退之義

傷寒論卷六 學訓堂影印

傷寒論疏義 卷六 十一 學訓堂聚珍版

明厥陰所重在陽則厥陰之大旨昭然  
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為進寒多熱  
少陽氣退故為進也

此反上條而言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  
其病為進蓋陽勝則熱陰勝則寒此寒多熱少非  
陽氣退而何故為病進也進謂加重也

程氏曰熱多厥少知為陽勝陽勝病當愈厥多熱  
少知為陰勝陰勝病日進熱在後而不退則為陽  
過勝過勝而陰不能復遂有便血諸熱證厥在後  
而不退則為陰過勝過勝而陽不能復遂有亡陽

諸死證所以調停二者治法須合乎陰陽進退之  
機陽勝宜下陰勝宜溫若不圖之於早坐令陰竭  
陽亡其死必矣

喻氏曰以陰陽進退之義互舉其旨躍然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燥灸厥陰厥不還者  
死

此以下六節皆論不治之死證傷寒六七日病既深  
矣脈微則陽氣大虛手足厥冷則寒邪肆逆故陰  
盛迫其陽而為煩燥此當於溫經復陽之外兼灸  
厥陰以通其陽灸而厥不還陽氣絕也死而已案

傷寒論疏義 卷六 十一 學訓堂聚珍版

傷寒論卷之六  
傷寒論卷之六  
傷寒論卷之六

此厥陰危劇之證與少陰藏厥頗相近故亦主死  
陳亮斯曰如關元氣海之類近是前注或以為灸  
厥陰經穴者失之矣案關元氣海非厥陰經穴是  
猶與太陽指風池風府同例  
方氏曰灸所以通陽陽不回故於法主死也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此下利厥逆之死證厥陰發熱應利止今發熱而  
利不止更加厥逆陰盛格陽而躁擾不得卧即前  
所謂無暫安時也此其發熱為虛陽浮越之候非  
陽回之熱也故亦主死  
程氏曰厥陰以發熱為佳兆認此熱為陽熱佳兆

遂成凶機非病氣也有人事焉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此又承上章而言發熱則陽氣已回厥利當止而  
今反下利至甚厥逆不止此不啻虛陽發露真陽  
亦絕雖乃無躁不得卧之證均必死  
程氏曰須步步防有危機蓋陰竭則陽必脫也  
傷寒六七日不利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  
有陰無陽故也  
此初不下利後發熱而利之死證傷寒六七日無  
發熱而不利者雖病發於陰陽氣未敗猶能支吾

傷寒論卷之六  
傷寒論卷之六  
傷寒論卷之六

傷寒論政義 卷之六  
也。魏氏曰：此必見陽微之證于他端是也。當此時急溫經復陽，仍可挽回。粗工不知遷延擔閣，便以致發熱與利驟然並至，是真陽飛越而真陰亦竭矣。加之汗出不止，則陽氣外脫不可復收。仲師斷之曰：有陰無陽故也。陽既不守其宅而陰自獨于裏，安得不死乎？

秦氏曰：不利卽初起不發熱之互辭。

令韶張氏曰：王繹堂曰：厥陰病發熱不死，此三節發熱亦死者，首節在燥不得臥，次節在厥不止，三節在汗出不止。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亡血下之死。濡軟

此論誤下之死證。傷寒五六日外無陽證，內無胸腹證，脈虛復厥，固不可下必矣。惟以其人亡血之故，津液內燥，大便枯澇，誤認熱厥而下之，則死。或曰：照前病者手足厥冷，條腹濡當作腹滿，此證果是腹濡則誰復下者，乃使人疑誤處正在腹滿，此所以致禁也。是說有理。  
程氏曰：諸四逆厥之不可下者，已條而析之矣。更得言夫虛家亦然之故。

金鑑曰大病汗後產婦亡血之家多有此證

山田宗俊曰濡字程應旂改作滿是也

發熱而厥七日本利者難治

此總上文而揭難治之證發熱而厥則爲虛陽發露之熱在再七日加之下利陽氣全竭雖玄武四逆白通等湯恐未能挽回故曰難治

隱菴張氏曰上文五節言熱言厥言下利或病五六日或病六七日此節乃通承上文死證之意而言發熱而厥至七日而猶然下利者病雖未死亦爲難治上文言死證之已見此言未死之先機

劉蒞庭曰仲景舉死證者少陰特多而厥陰反少愚謂此理甚妙人身以陽爲重厥陰則寒熱相錯用藥有所顧忌然比之少陰之純寒猶有陽存耳傷寒脈促手足厥逆可灸之

此論少陰輔治之法促謂短促也脈促則陽氣踟躕可知厥逆則陽氣不相接續故於溫經復陽之外當灸之以助陽氣乃其治法也

汪氏曰真陽之氣本動爲寒所迫則數而促此理勢之必然人但知陰證之脈微遲或絕不至此其常今特言脈促者此其變合常與變而能通之可



以言醫矣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白虎湯主之

此却論熱厥凡四支厥逆者脈當沉細微遲此其常也今則脈滑而有力明邪熱在裏阻絕陽氣不得暢達于四支而厥是為真熱假寒然內無實結故不敢要攻下而以白虎湯清其裡則瘳矣殆亦捨證從脈之法也

隱菴張氏曰此章因厥故復列於厥陰篇中亦非厥陰之本病也

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

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舊本若其人

當歸四逆湯方後別為一條今照前文例校改

此論四支厥逆兼血虛者證治手足厥寒者陽氣外虛不能溫四支也脈細欲絕者陰血內弱不能充四支也當以四逆湯溫復其真陽而加當歸以榮養其血脈若其人平素腹內有沉寒更加吳茱萸生薑以溫散之也

松陵徐氏曰內有久寒指平素言必從問而得之或另有現症乃為可據

當歸四逆湯方

傷寒論疏義 卷六 二二

當歸 三兩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細辛 三兩 甘草 二兩 通草 二兩

大棗 二十五枚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方

當歸 三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通草 二兩 桂枝 三兩 細辛 三兩

生薑 半斤 吳茱萸 二升○舊本無吳字今據玉函成本補

大棗 二十五枚

大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温分五服

此方即四逆本方加當歸者脈細欲絕乃係血虛此所以加當歸以養血惟無下利煩躁等證故不用白通諸湯本方必係後人之錯今竊為訂正前注有回護停調為之詮釋者抑何矛盾至此也案不可下篇云下利脈大者虛也以強下之故也設脈浮革因爾腸鳴者屬當歸四逆湯據金匱草既為亡血之診况證為下利腸鳴其方中固有薑附又何得疑焉後方即黃芩辛温散內寒生薑辛熱

傷寒論疏義 卷六 二二

行陽氣故加之也

錢氏曰方名雖曰四逆而方中並無薑附不知何以挽回陽氣是以不能無疑也恐是歷年久遠散失遺亡訛舛于後人之手未可知也從來註傷寒家皆委曲順解曾不省察其理亦何異于成氏之隨文順釋乎

柯氏曰此條證為在裏當是四逆本方加當歸如茯苓四逆之例若反用桂枝湯攻表誤矣既名四逆湯豈得無薑附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

者四逆湯主之

聖方作腹內拘急

此論過汗厥逆證治大汗出熱當去矣今熱仍不去則知汗已太過真陽欲脫而熱非邪鬱於表面熱也內拘急者腹內拘急也二十九難云任之為病其內苦結脈經云婦人月水不利內少腹急又不可下篇動氣在左不可下下之則腹內拘急腹內脈經作腹裏可以互證也素問陰陽應象論中內謂腹內孫光憲比夢瑣言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逕登溷軒千金帶下十二病內強翼方作腹強拘急肢疼者津虧而血氣不利也下利厥逆惡寒者陽亡而寒甚於內也故主四逆湯以溫經回陽

矣

程氏曰此證大汗出熱不去何爲不在亡陽死證之例不知亡陽由於汗不止而陽亡此證內拘急四肢疼是汗已止陽未亡而惡寒故可行溫法也松陵徐氏曰按此條諸證皆屬陰寒固爲易辨惟熱不去三字則安知非表邪未盡卽惡寒亦安知非太陽未罷之惡寒惟下利厥逆則所謂急當救裏不論其有表無表而扶陽不可緩矣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此承上文大汗併及大下也汗與下內外雖殊其

亡津液損陽氣則一也陽氣旣不通所以爲四支厥逆也當與四逆湯急散其寒以回其陽矣案此條不言肢疼拘急等證蓋省文也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此論因胸中邪結致厥逆者以其證相似故列於此篇曰病人者蓋明非厥陰之本證也手足厥冷若脈微而細者此陰寒爲病也今則脈乍緊者此邪氣頑澁相結在胸之故由陽氣爲物所遏而不得外達以致厥也緊而曰乍是卽診時前後不緊

傷寒論疏義 卷六  
學訓堂影印  
條現緊形也。考其證，心下滿而煩，煩因心下滿可知。飢不能食，實不在胃，可知。蓋胸邪壅塞於食有礙，故雖饑而不能食也。乃以此定其為病在胸中也。夫陽受氣于胸中，胸中被梗，何能復達於四末也。是邪高結甚，故不得不與瓜蒂散以越之。此條與揭條主證頗有相似，而其病源則判然殊途。是以治法霄壤不同。迺所以刻于此，以備檢對也。案玉函心下滿作心中滿，似是。又可吐篇乍緊作乍結，邪結作客氣。方氏曰：緊者結之漸，結者緊之劇。客氣即邪氣，彼此互相發而兩比見輕重之意。

張氏曰：手足厥冷與厥陰之厥深熱深相似，其脈乍緊則有時不緊，殊不似矣。可見痰結在胸中，隨氣上下，故脈緊時緩而煩滿不能食也。

周氏曰：謂脈乍緊則有時不緊，而兼見之脈不一，意在言外。

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

此厥逆兼停水，宜先治水之義。金匱云：水停心下，甚者則悸。經云：飲水多者，心下必悸。則知此證必飲水多而小便不利，故停蓄于心下，而阻絕氣道。

所以築築然悸動是宜先治其水當服茯苓甘草湯以滲利之然後却治其厥郭氏曰以四逆湯治厥不爾則水液既不流行必漸漬入腸胃而作下利蓋利作則厥不回矣仲景治病每周密顧慮如此案茯苓甘草湯卽滲利之輕劑故太陽既用之厥陰亦用之者蓋以見證雖殊而停水則同也成氏曰飲之爲悸甚於他邪雖有餘邪必先治悸何者以水停心下若水氣散則無所不之浸於肺則爲喘爲欬傳於胃則爲噎爲噎溢於皮膚則爲腫漬於腸胃則爲利下不可緩之也厥爲邪之深

者猶先治水况其邪氣淺者乎

金鑑曰此證雖不曰小便不利而小便不利之意自在若小便利則水不停而厥悸屬陰寒矣豈宜發表利水耶

汪氏曰仲景言胃中者卽腸中也據陽明篇云胃中有燥屎五六枚則此胃中者非腸中耶若然則是仲景言心下者果係胃脘言入胃者卽胃以下而接於腸中也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喉咽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爲難治麻黃升

麻湯主之

此却舉陽虛厥逆難治之證以總結上文傷寒六七日邪氣已深矣大下誤下也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陽氣已虛矣下部脈不至而泄利不已裏陰亦竭矣况喉咽不利唾膿血則是虛炎上燔孤陽將亡而擾亂也此時急用瀉附以回陽尚恐不救故曰難治則仲景不立方治也明矣麻黃升麻湯主之七字疑美文也當刪去為是

麻黃升麻湯方

麻黃 二兩半 去節

升麻 一兩 一分

當歸 一兩 一分

知母 十八 銖

黃芩 十八 銖

萎蕤 十八 銖 一作葛蒲

芍藥 六銖

天門冬 六銖 去心

桂枝 六銖 去皮

茯苓 六銖

甘草 六銖 炙

石膏 六銖 碎 綿裹

木 六銖

乾薑 六銖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盡汗出愈吹音此方與證不相對專於表發而疎於復陽主於清潤而少於溫經何以救亡陽厥逆之急證邪且方中藥味雜糅絕與他方不相類所謂頭上安頭雪

上加霜是非仲景之舊文必係後人贋偽今姑存其舊不敢強解

柯氏曰麻黃升麻湯其方味數多而分兩輕重汗散而畏溫補乃後世粗工之伎必非仲景方也此證此脈急用瀉附以回陽尚恐不救以治陽寔之品治亡陽之證是操戈下石矣敢望其汗出而愈哉絕汗出而死是為可必仍附其方以俟識者

以上二十七章統論厥逆諸證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趨趨通

以下并論下利諸證而先辨明裏寒欲自利之候傷寒四五日邪氣漸深矣腹中痛多屬虛寒與實滿不同若轉氣下趨少腹則是胃陽失守而水穀不別馨響下奔必因裏寒而致下利明眼見此自當圖功於未著矣案趨與趨同走也赴也此條與陽明篇轉失氣有別不可混看魏氏曰此重在預防下利玩若字欲字可見秦氏曰陽邪傳裏有燥屎轉失氣下趨肛門陰寒在裏欲下利轉氣下趨小腹蓋熱氣欲出直從肛門而出陰寒欲出則下趨小腹而止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芩黃連人瀉湯主之

此論厥陰下利之證治傷寒本自因寒而下利蓋雖胃乃寒膈即有熱醫不知調護誤反吐之若下之裏寒益甚格熱於上而更為逆故熱搏于上而吐冷結于下而利復反也更字對本自字而言上焦蓄熱所以食入口即吐也吳崑曰入口即吐者猶未下咽之謂也是當與乾薑黃芩黃連人瀉湯以清上溫下矣或曰此條文氣不貫當有闕文是說有理徐氏曰傷寒二字續斷則所云本自寒下其為平

日胃氣虛寒明甚但傷誤吐下則應變結胸等證今以本自寒下變反在中宮而成寒格

松陵徐氏曰此屬厥陰條寒格自用乾薑吐下用芩連因誤治而虛其正氣則用人瀉分途而治無所不包又各不相礙古方之所以入化也

乾薑黃芩黃連人瀉湯方

乾薑 黃芩 黃連

人瀉 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三服此亦治厥陰下利之一法芩連苦寒以清上熱瀉

薑辛熱以溫下寒，乃清補兼施而不相悖。寒熱殊途而各奏績，厥陰與少陽為表裏，其方亦所以髣髴於瀉心也。郭氏曰：竊疑此湯性寒，又乾薑黃連相反，此未達古聖制立之旨。

程氏曰：用芩連苦以降上焦之陽逆，薑溫以補中焦之虛寒，仍從烏梅九例，酌用此方。

柯氏曰：凡嘔家夾熱者，不利於香砂桔半，服此方而晏如。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

此辨下利而自愈之脈證，有微熱而渴是陽熱漸

回而裏氣方溫，非虛陽飛越而津液已脫也。脈弱則邪退，亦與證相應，故愈也。仲景所以謂之自愈者，不欲妄生事端也。若下利大熱脈盛，又是逆候矣。

程氏曰：陰中現陽而脈復不亢。

錢氏曰：若虛陽飛越于外而熱，則寒盛于裏，雖熱亦不渴矣。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為未解。

此承上文而言，有下利脈數汗出亦愈者，脈數有微熱汗出，正是陽神初回之兆，故必自愈。設復緊

胃寒未復故為未解也平脈篇云假令下利以胃中虛冷故令脈緊也

中西子文曰自愈非不須藥而自愈也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

者死若玉函作而若而古字通用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鄭註而讀為若聲之誤也陸氏釋文而

音若常致玉引之經典釋詞

此論下利之死證言下利而手足厥冷至于無脈

是真陽已竭內急用薑附外宜灸之以挽回其陽

若雖灸之手足不溫而脈亦不還反加微喘則陽

氣上脫呼吸不續故喘亦微而至死必矣

郭氏曰常氏云當灸氣海關元二穴龐氏云凡厥

通用四逆湯

程氏知曰少陰下利厥逆無脈服白通湯脈暴出

者死微續者生厥陰下利厥逆脈絕用灸法脈還

者生不還者死可見求陽氣者非泛然求之於無

何有之鄉也必陽神有幾微可續然後可藉溫灸

為鸞膠耳

少陰負趺陽者為順也

此承上文下利厥逆而言其脈少陰腎脈太谿也

在足內踝動脈趺陽胃脈也一名衝陽在足跗上

蓋陰靜陽動是其常理故少陰微細負跌陽則腎氣雖病未敗胃陽亦有權是為順而尚有可生之理矣若腎脈躁動反勝跌陽則是無根虛酸泛亂胃氣隨億絕是為逆而主死也錢氏曰此句疑有脫字不然何至詞不達義邪此說有理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清膿血數音朔成氏曰清與

間通脈經曰清者廁也

此陰變陽而邪熱內陷為便血之證下利者脈當沉而遲今寸脈反浮數者裏有熱也尺候裏而為陰濇為無血今尺中自濇則知血傷故血滲于腸

胃而必清膿血也

魏氏曰此示人診得寸浮數應愈因尺濇故便膿血不愈耳原文并不出方知急辨證也證得明則用方之神明在人矣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清圓同

此下利清穀表發之戒言下利清穀為裏寒甚雖有表證不可妄發其汗若不先以溫裏回陽為事誤遽汗之則胃陽走亡中氣不宣必生脹滿矣是蓋四逆湯所主也然已失于急溫脹滿猶小患馴至厥冷不還脈微且絕豈非可畏乎故仲景深戒

之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為未止脈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此段以脈斷證與太陽下篇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云云一條為同一轍疑後人錯之非仲景舊文也今不敢強解矣

舒氏曰按厥陰下利法當分辨陰陽確有所據對證用藥無不立應但言脈者玄渺難憑吾不敢從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

下虛故也

清園同葛丁代翻

此言裏寒下利而其人面赤身熱即可解之徵也下利脈沉而遲裏寒也所下者清穀裏寒甚也而赤身熱下焦虛寒無根之陽浮於上越於表也然以少赤微熱之故其人雖虛陽猶有根或用溫熱藥或元氣自復與陰寒相爭必作鬱冒汗出而解鬱冒者頭目之際鬱然昏冒乃真陽之氣能勝陰寒而表裏和順也病人必微厥者指木解時言即鬱冒中之一證面戴陽係下虛此申言面少赤之故下虛即下焦元氣虛而格陽於上也戴陽者謂

如陽戴於頭面張氏所謂如微酣之狀是也案此段一少字一微字并一章眼目陽浮于上故而赤陽越於表故身熱裏虛胃寒故厥然陽氣不太虛是以見證前少而微乃所以鬱冒汗出而解也郭氏曰不解宜通脈四逆湯少與之其人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正通脈四逆證也

喻氏曰六病皆有下利之證惟少陰厥陰為難治蓋邪氣入裏利深則必致厥厥深亦必致利故下利一證經於少陰厥陰皆詳言之蓋以傷寒下利則無論少陰厥陰其治法皆可會也

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清圖同

此亦辨下利自愈之證脈數而渴則裏寒去而陽熱回利當自愈若脈數不解而下不止是邪熱有餘陷於下焦血滲腸中而必至便膿血故曰有熱故也

周氏曰數為熱徵則亦陽氣自復之候以此推之則其脈必數而有力者也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晬子對翻

傷寒論卷之六  
此虛寒下利斷生死之訣下利止而六脈已絕手足厥冷陽氣殆漸矣成氏曰晡時周時也若晡時脈還厥復是真陽漸回則有可生之義設脈不還則手足不溫可知此孤陽已絕其死又何疑矣案利竭脈絕手足厥冷萬無更生之理然性命至重不忍棄絕內而服四逆白通外而灸氣海丹田或有回生於萬一者故必俟晡時脈還否而後可決定生死嗚呼聖人愛護之心其亦至矣奈何粗工視人命如草菅哉  
程氏曰陽氣根于脈脈不還手足斷無溫理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

此辨下利之死證傷寒而至下利則裏氣虛寒胃陽不守脈當沉遲微弱寧有反實之理矣况一日十餘行則其利已甚然未必卽是死證若脈見實大則病脈相反此胃氣敗絕失柔和之象而眞藏脈見也故死內經曰泄而脈大脫血而脈實皆難治

隱菴張氏曰以上十章論下利有表裏陰陽寒熱氣血邪正虛實而爲審辨之法故不立方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此承前論下利當急溫之證。下利清穀而厥者，裏寒也。汗出者，外熱也。要之陰盛逼陽于外，內則陰寒氣甚而飲食不化，故完穀而出。外則真陽飛越而表氣不固，故汗出。乃非前鬱冒之汗也。况四肢厥冷，此當急以通脈四逆湯啓生陽而通血脈矣。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此却論熱利證治。許宗道曰：下重者，欲下不出之意也。案本草訶黎勒條引日華子曰：患痢人後分急痛亦是義也。此熱壅腸間，故下迫魄門重滯而難出，殆與腸澼瘕下同局矣。用白頭翁湯者，清下

焦之熱以緩其窘迫也。

程氏林曰：此段加一熱字，別以上之寒利。直解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 三兩。舊本作二兩。今因玉函及金匱改。黃蘗 三兩。

黃連 三兩。秦皮 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本草經白頭翁味苦溫，逐血止痛。陶氏注曰：療毒痢。此方君以白頭翁者，意在緩急迫也。前注云苦寒與本經左矣。秦皮清熱利竅，連蘗亦苦寒涼熱。



茲可以達熱壅、緩窘迫焉。蓋本方寒以清之、非苦以堅之也。卽與下虛腸滑之治、又懸淵矣。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此下利用先裏後表之法、與太陽中篇大義相同。彼因誤下而致清穀、此因下利而致腹脹。總以溫裏爲急也。

柯氏曰：下利而腹尚脹滿、其中卽伏清穀之機。先溫其裏、不待其急而始救也。裏和而表不解、可專治其表。故不曰急而仍曰攻。

程氏曰：下利不可攻表。前已言之、兼有表證、則云何腹脹滿者、裏寒也。身疼痛者、表滯也。先裏後表、治例不殊太陽也。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此再舉熱利見證、以申明上文之義。下利渴而欲飲水者、卽下焦有熱之確徵。寒利決無此也。設或口乾亦必不能多飲。今渴而欲飲水、以此證之、其爲腸間熱壅、已無疑矣。故亦當以白頭翁湯主之。或曰：此條當在上白頭翁湯條下、蓋錯簡也。下利讞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此亦論胃熱下利證下利者不當讖語今下利而且讖語則胃家實乃腸中有燥屎而不得下也所謂下利則熱結旁流耳此證必脈滑大而實手按臍腹常堅痛方為有燥屎之徵若燥屎不除則下利無止期故宜以小承氣湯微攻其胃惟不敢峻攻也

黃氏曰本章叔和編入厥陰下利條內若以證言之正當屬陽明也

張氏曰此條厥陰轉歸陽明府證宜梔子豉湯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濡軟

此論利後餘熱之證以總結上文言更煩則本有煩可知利止而煩不除轉更甚也若心下按之滿痛則煩屬實今按之心下濡者此利後餘熱遺於上焦中無實結故為虛煩宜與梔子豉湯以清胸熱矣案此係熱利後證若虛寒下利之後或為心煩又非此例矣

柯氏曰虛煩對實熱而言是空虛之虛不是虛弱之虛

煩餘熱乘虛而客于胸中也宜梔子鼓湯胸中之邪厥陰無異于太陽也

以上十九章統論下利諸證

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外臺引仲景傷寒論治作療嘔

上有也字此知嘔字當屬下句明矣云由維療嘔吐噦方中

以下并論諸嘔而先辨嘔屬癰膿者嘔而有膿此必內有癰膿則靈樞所謂胃脘癰金匱所謂肺癰之屬是也此當以辛涼開提其膿膿盡則嘔亦自愈若誤用辛熱止嘔之藥則不止逆其機邪熱內壅必致他變故曰不可治也

成氏曰胃脘有癰則嘔而吐膿不可治嘔得膿盡嘔亦自愈

周氏曰此不言治法而曰膿盡自愈則治法已善為人言之矣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此論嘔屬裏虛者嘔而脈弱為裏寒小便復利則下焦不固身有微熱而厥是虛陽飛越欲脫所以難治也若速以四逆湯溫裏助陽或可望生矣程氏曰上不納而下不固陽氣衰微可知更身微

熱而見厥則甚寒逼微陽而欲越故為難治  
金鑑曰厥陰嘔而脈弱大便多利今小便復利雖  
身微熱而又見厥冷是邪既上逆而下焦虛寒不  
固為陰進陽退之象故為難治以四逆湯主之者  
急壯其陽也陽則可望生矣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乾音干涎徐連翻

此論嘔屬寒逆者涎沫者粘飲白沫也乾嘔而吐  
涎沫則胃中虛冷寒飲上逆也頭痛者清陽不足  
寒氣上攻也故與吳茱萸湯以溫裏散寒則愈  
令韶張氏曰成氏云嘔者有聲者也吐者吐出其

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今乾嘔吐涎沫者涎沫  
隨嘔而吐出也  
嘔而發熱者小茈胡湯主之

此論嘔屬邪熱者以別上文諸嘔嘔而發熱則邪  
在胸脇治當從少陽清解不可用辛溫熱藥故宜  
小茈胡湯太陽下篇曰嘔而發熱者茈胡證具此  
段亦舉之以見厥陰與少陽相表裏而其病易變  
其治亦可互通也

程氏曰嘔在厥陰是為寒邪上逆從陽則宜從陰  
則逆何謂從陽嘔而發熱是也此厥陰傳少陽也

故用小茈胡湯從少陽治。  
周氏曰：愚按厥陰與少陽原屬表裏，今嘔且熱，或轉出少陽，正未可定也。飲以小茈胡，提出陰邪，誰曰不宜。

以上四章統論諸嘔證

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者，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嘔，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怫符佛翻 嘔於月翻

此章先論胃虛之嘔，傷寒而大吐大下，則胃中陽氣極虛矣。復極汗之，則衛外之陽亦已亡矣。其人

外氣怫鬱，則是虛陽飛越，無根之虛火浮於上，而使面色赤也。說文：怫鬱也。从心弗聲。漢鄒陽傳注：顏師古曰：怫鬱，蘊積也。愚醫尚未達其義，以其人外氣怫鬱，誤認表邪未解，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而得嘔。嘔即後人所謂呃逆是也。其所以為嘔者，何蓋因吐下大汗後，陽氣極虛，胃中寒冷，故令中氣逆而作嘔也。辨脈云：醫不知而反飲冷水，令大汗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飢。大意相同。治法宜理中四逆輩，大溫補其胃。案此節因極誤治，以致胃虛作嘔，故舉大吐大下後復極汗之證，蓋

所以深戒之也。隱菴張氏曰：此統承厥陰之嘔吐下利厥熱而論。噦證之因胃中寒冷而爲敗呃也。

傷寒噦而復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前條論虛寒之噦，此段詳裏實之噦。傷寒噦而腹滿，此非胃中寒冷，即裏實不通，胃氣壅遏，反上逆而爲噦也。視其前後，前部小便也，後部大便也。詳知其何部不利，利之則滿消氣通，噦即愈矣。蓋前部不利宜五苓散，豬苓湯；後部不利宜三承氣，撰而用之。案傷寒發噦有虛有實，上章論虛，此章論

實，然皆未必不因于胃氣，可知傷寒以胃氣爲本，故特結以此二條而終厥陰之義也。令韶張氏曰：夫以至虛至寒之噦證，而亦有實者存焉，則凡係實熱之證，而亦有虛者在矣。醫者能審其寒熱虛實而爲之溫涼補瀉于其間，則人無天札之患矣。

張氏曰：一爲胃氣虛寒，一爲胃中實熱，不可不辨。虛寒者溫之，四逆理中是也；實熱者利之，承氣五苓是也。

以上二章論噦有虛實。○案斯篇首總綱次

下利次厥逆次嘔次噦限界截然不復紊錯如所載方則烏梅丸當歸四逆及加吳茱萸生薑麻黃升麻乾薑芩連人參白頭翁湯凡六道而其間未必無譌錯蓋太陽為三陽之首故凡汗吐火下水畜瘀血結胸痞鞭等證其自陽熱變來者皆剝于太陽三篇厥陰居三陰之終故凡四支厥冷下利嘔噦等證其自陰寒變來者皆隸於此篇然太陽篇中固有屬陰者厥陰篇中亦有屬陽者而其間又有不必涉本病者即以類相附而供于查對

耳此即本論錯綜之妙在使人自得而後人不察含糊牽混徒益端緒乃如安道王氏却疑篇中有叔利附益抑似未達仲景編次之微旨也矣玉函諸四逆章以下至篇末別為一篇題曰辨厥利嘔噦病形證治宋版本篇首云厥利嘔噦附今不敢從謹依舊文云又案三陰諸篇視之三陽篇證治似太疎略然陽動陰靜一定之理而三陰總不外乎虛寒一途故其治法可互相通用不如三陽之多端也此其證治所以自為不多非敢詳于三陽而略于三陰也學者察諸

傷寒論疏義卷第六 終

三國... 傷寒論疏義卷第六 終

傷寒論疏義卷第七

辨霍亂病脈證并治 喜多村直寬士栗 學

案巢氏曰霍亂言其病揮霍之間便攷撩亂

也李善注文選賦曰揮霍疾貌陳無擇曰人起居無它揮霍之間便至變亂悶絕不可畏為蓋霍亂之為病內傷飲食外感風寒

因而致揮霍撩亂是也如其所因詳見葛氏肘後孫氏千金等書劉蒞庭曰夫內無飲食宿滯何以有腹痛吐瀉外無邪氣感觸何以有揮霍撩亂可知外內相搏而發矣其病大



抵夏秋為多，而或因傷暑，或因失覆受冷，然春溫冬寒，亦間有之。蓋其邪雖不一，唯飲食傷則均所不免云。伊澤信恬曰：易說穀雨氣當至不至，則多霍亂。春秋考異郵：襄公朝，荆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濕多霍亂之病。漢書：嚴助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此霍亂之名見古書者，亦可以資霍亂所因之攷證焉。案靈經：脈篇：脈氣上逆則霍亂。又五亂篇：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清濁相干，亂於腸胃，則為霍亂。此其見醫經者。其脈則沉而微，其證則內而清濁相干，心腹攪刺，上吐下瀉，外而邪正相搏，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其治之之法，以裏為急，而輕則理中，五苓去胃濕為要，重則四逆諸湯。

以回陽為主，即先溫其裡之例也。裏和而表未和，則解其外，即攻其表之義也。而其脈證治法之委，並注明于篇中，蓋霍亂之理無出乎本論之外者。唯許仁則乾霍亂論能發仲景不言之秘，而禪本論之未逮，故成氏明理論既表而出之，學者宜參稽焉。楊仁齋曰：濕乾霍亂死者多，許仁則嘗有是言矣。蓋謂所傷之物，擁閉正氣，關隔陰陽，燥擾喘脹，其能生乎？則知揮霍變亂如人被髮交爭，必有以揆之可也。按霍亂一證，本係雜病，而今列于六病之後，尤屬無謂。故從來注家致紛紜聚訟，或曰厥陰篇有吐利諸

條後人以霍亂亦有吐利仍據於雜病中以附其後蓋與痙濕暍俱有表證故揭在太陽之前正同其例然彼則金匱具載此則金匱不錄是以人無知為雜病論之遺者且脈經叙霍亂轉筋在百合狐惑後中風歷節前外臺引本論云出第十七卷中並足可徵也殊沉明宗金匱編注首收本篇似宜從焉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此名霍亂此霍亂病之提綱舉其名以辨其證也問曰病有霍亂者其狀何似答曰卒然嘔吐而利此名霍亂

蓋外感邪氣內傷飲食內外相搏正邪紛爭胃氣隨傷而為上吐下利是以揮霍之間便致撩亂也巢氏曰霍亂者發則心腹絞痛其有先心痛者先吐先腹痛者則先痢心腹並痛者則吐痢俱發劉蒞庭曰霍亂必有腹痛經不言者蓋省文也案外臺引必効方云上吐下利者名為濕霍亂醫心方方曰得吐利者名濕霍亂不得吐利者名乾霍亂乾霍亂多煞人往往有濕霍亂不有性命之憂汪氏曰霍亂病係雜證傷寒論列之六病篇後者必仲景原論中既言傷寒即言雜病也惜乎其十六卷書已大半亡失即今世所傳傷寒論十卷其

辨脈平脈可汗可下諸篇悉係叔和所增人者則知雜病所亡為其多也明趙以德著金匱衍義既知瘧濕暍百合狐感瘧疾等證非傷寒矣獨不能檢出霍亂一候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出溫病篇注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此承上條詳其證以辨其名也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在表之風寒暑熱為病也嘔吐瀉利在裏之飲食生冷為病也外感內傷同時荐至是名為霍亂夫霍亂必當自吐下若吐利止而仍有頭痛身疼

惡寒復更發熱是裏解而表未解也案經文但曰利止而不曰吐止曰發熱而不曰頭疼等證并省文也

方氏曰上以病名求病證此以病證實病名反覆詳明之意

沉氏明宗曰吐利已止復更發熱乃裏氣和而表邪未解當從解表之法或無表證但有腹痛吐利此為裏邪未解當以和裏為主

隱菴張氏曰問者槩表裏而言也然霍亂必由裏始故師之所答先裏而後表也

尤氏曰：迨利止裏和，則邪氣復還之表而為發熱。今人吐利之後，往往發熱煩渴者，是也。

傷寒其脈微瀯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却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本嘔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氣，仍不利者，此屬陽明也。便必鞭，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下利後當便鞭，鞭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

此一節文義不屬，必是他篇錯簡。其曰本是霍亂，今是傷寒等語，殊無著落。且曰陰經曰經盡曰後，經并經文中所未見。前人箋釋不知，而致嘵嘵警警也。今不敢強解，以俟識者。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瀉湯主之。此論霍亂液燥者證治。惡寒脈微而復利，則陽虛津枯可知。今利止者，此非陽回而利止，乃津液內竭而利止也。亡血亦亡津之互辭。松陵徐氏曰：案亡陰即為亡血，不必真脫血也。與四逆湯溫經助陽，加人瀉以生津液。

四逆加人瀉湯方  
甘草二兩 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乾薑一兩

人瀉一兩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此方玉函名人瀉四逆湯陰盛陽虛四逆在所必用然液燥則加人瀉以其能助津也此正與太陽亡陽桂枝湯中加人瀉為新加湯同義也

魏氏曰于温中之中佐以補虛生津之品凡病後亡血津枯者皆可用也不止霍亂也不止傷寒吐下後也

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此言霍亂當分中焦寒熱施治也霍亂二字該嘔吐而利等證頭痛發熱身疼即外感所致也若胃中邪熱相得而欲飲水者可與五苓散以分利之使水從膀胱去則清濁自別吐瀉自止而邪亦從解矣若胃中虛寒而不用水者可與理中湯以温中散寒則寒濕去而中焦和矣案寒熱二字惟是就其人胃氣強弱而言然不必如傷寒寒熱之異故其治法不敢在清涼温補上而分俱以導去胃濕為要也

松陵徐氏曰霍亂之症皆由寒熱之氣不和陰陽

拒格上下不通水火不濟之所致五苓所以分其清濁理中所以壯其陽氣皆中焦之治法也

理中丸方

人藳

乾薑

甘草

木

各三兩○舊本作白木今刪白字蘇頌本草圖經引亦無白字

右四味搗篩蜜和為丸如雞子黃許大以沸湯數令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服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木加桂四兩吐多者去木加生

薑三兩下多者還用木悸者加茯苓二兩渴欲得水者加米足前成四兩半腹中痛者加人藳足前成四兩半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腹滿者去木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溫勿發揭衣被

差後病篇及下兩改

研五堅翻築張大翻揭去例翻○舊本日三服作日三四今據

理中者以理中焦為名藳木甘草溫裏而和中乾薑辛熱散寒故能治理中焦而驅除寒濕為胃氣虛寒之專劑也其作湯者今驗効功最捷後加減法文理皆謬量非仲景之舊說既見前如食頃飲

熱粥一升許張氏曰霍亂為胃逆禁犯穀氣犯之則胃逆不復此言服理中湯大法非指霍亂為言也此說有理然此數字亦疑與加減法同為後人所彙矣

方氏曰飲熱粥亦助藥力也自溫亦取微似汗之意勿發揭衣被防重感也

令韶張氏曰丸不及湯者丸緩而湯速也案仲景之意以

霍亂發于倉猝之疾如此方故似為先貯蓄以備急救者

山田宗俊曰按晉書齊獻王傳收居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不知

小指此理中丸否

霍亂四逆吐少嘔多者附子粳米湯主之舊本漏脫本條今竊

攻外臺文訂補

此論霍亂氣逆證治四支厥逆則陽氣內亡也吐少嘔多則氣逆殊甚而胃中所吐之物已竭故與附子粳米湯溫胃以回陽降逆案嘔吐二字有專言對言之別此段乃嘔吐相對而言之若散文則互通矣

成氏曰嘔者有聲吐者吐出其物也

附子粳米湯方

附子一枚 半夏半升 甘草一兩

大棗十枚 粳米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此方附子辛熱溫中以復陽甘草大棗粳米之甘

以和其胃半夏以散逆止嘔五味相需斯為降逆

回陽之聖劑故霍亂在所必須矣金匱以此治腹

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蓋中寒逆滿其

義則同也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

小和之

此論霍亂裏和而表未和者吐利止則裏證已除

身痛不休則表證猶在仍宜用桂枝法輕其劑而

少少與和之毋庸大攻也案消息者多少斟酌之

意枚乘七發消息陽陰王冰注素問玉機曰消息

節級并此義也古本玉篇顧野王曰消息猶斟酌也新唐藝文志寒食散并消息節

卷二

尤氏曰曰消息曰小和之者以吐利之餘裏氣已

傷故必消息其可汗而後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可

小和之也

令韶張氏曰本經凡言小和微和者謂微邪而毋



庸大攻也

周氏曰此即補前條所未備也以桂枝湯小和之是消息之一法也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此論霍亂陽虛證治吐利汗出乃陽津外洩發熱惡寒表陽虛也津液內竭筋脈已失滋養故四肢拘急陽氣外亡陰陽不相順接故手足厥逆是宜與四逆湯以溫經復陽蒸陽之寒盛其治法霍亂與傷寒無二法也

劉蒞庭曰此條發熱恐亦虛陽外越之熱又轉筋一證經不言者豈以四肢拘急即蘊其義乎

魏氏曰吐利行而汗又出則中虛且陽微欲亡矣陽微欲亡則惡寒陰盛于內則四肢拘急手足厥冷此雖不同于傷寒厥陰下利之病但陽微陰盛將至危殆同一理也溫中回陽無二法也四逆湯在所必用也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此前證之稍劇者霍亂既吐且利而大汗出則津

傷寒論疏義 卷七  
液內亡小便當少而復利不禁是真陽虛衰而衛  
護不固也厥陰篇云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與此條  
其機相近下利清穀胃寒不能殺穀也內寒外熱  
而寒盛于裏格陽于外也且脈微欲絕陽虛極矣  
是正通脈四逆爲不易之法也案據少陰厥陰例  
此條所主當是通脈四逆湯四逆湯上脫通脈二  
字無疑也

吳氏人駒曰既吐且利而大汗出則泄路盡開而  
小便又復利云復利者反不欲其利而爲收藏之  
地也下利清穀內寒外熱且脈微欲絕一綫之微

陽挽回誠爲不易四逆之施詎可緩乎  
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  
脈四逆加豬膽湯主之

此前證之最劇者吐已下斷非謂陽回也乃津液  
內竭無有可吐而自已無有可下而自斷也仍然  
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而不解陽氣散亡血液亦虧  
況脈微欲絕其用四逆不必言矣又更方中加豬  
膽汁不當但助其陽併滋其陰之意也  
黃氏曰已止也斷除也除住也

通脈四逆加豬膽湯方

甘草

二兩

乾薑

三兩 強人可四兩

附子

大者一枚 生去皮破八片

豬膽汁

半合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內豬膽汁分溫再服其脈即來無豬膽以羊膽代之

此用通脈四逆以回陽而加豬膽汁以益陰庶幾將絕之陰不致為陽藥所劫奪方後其脈即來與白通加豬膽湯視其脈之暴出微續以決生死同無豬膽以羊膽代之乃無膽亦可用之義也

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勝音升此舉吐利愈後之證以總結上文吐利發汗後脈

遂就平知病邪已解也唯餘小煩此以吐下之餘胃既新虛若不知節慎仍與以舊日之穀數不能勝任穀氣而作小煩譬之倉廩未固便置米粟矣案孫氏曰霍亂務在溫和將息若冷即遍體轉筋凡病定一日不食為佳又玉函以此條移于差後勞復篇於理為得矣

郭氏曰勿服藥奪其食則愈以脈平不可再損也魏氏曰仲景不言治法蓋損其穀則愈之治見于大病差後之條矣故不復贅此令韶張氏曰夫人以胃氣為本經曰得穀者昌失

穀者亡霍亂吐利胃氣先傷尤當顧其胃氣故結此一條以終霍亂之義

案本篇所載證十一條方八道而發汗溫裏無不該備此所以古方之為可尊也劉蒞庭曰霍亂證治實不外乎此數端唯許仁則乾霍亂論能發仲景未言之秘亦可謂知言也耳

辨陰陽易者傷寒新差血氣未復男女交接相易為病也若男傳不病之女名曰陽易女傳不病之男名曰陰易謂有如交易換易之義也詳見巢源等書差後勞復者亦大邪既解陰陽未諧早有勞動餘熱復集是也蓋勞復者謂因勞動更復成病也若其梳浴澡瀝言語思慮因而復病謂之勞復強食穀食因而復病謂之食復男女交接復而自病謂之房勞復

楊雄方言癘病也郭璞注謂勞復也王冰注腹中論曰復謂再發言如舊

也。凡是皆傷寒病後遺證，故仲景附於六病篇後，以備學者檢討焉。醫工於臨病之際，苟審其脈證而詳辨之，則施治自無差忒矣。其脈候治法，并明于篇中，茲不具錄。

劉元賓曰：夫傷寒時氣等大病之後，戒忌最多，其最重者，一曰飲食之無節，二曰房室之不禁，夫飲食無節，謂大病之後，脾胃虛弱，肉食無戒，再生虛熱，則病候歸復矣。經曰：強食肉，則復此之謂也。若棗、栗、堅實難消之物，尤切忌之。房室之不禁，謂新差之後，未滿百日，體氣尚虛，早

合陰陽為醫者，不知此戒，雖能愈病，猶未愈

也。今特舉其二重者言之，其他候不及盡證

視所疾證，求其方可也。至於早起多言，梳頭澡浴，亦宜戒之。

傷寒陰陽易之為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

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

拘急者，燒禪散主之。攣，力全翻。禪，古渾翻。

此條乃申解傷寒病後男女淫構，二氣交感，互相換易而為病也。柯氏曰：此證無內外因，本非傷寒，而冠以傷寒者，原其因也。其人身體重，少氣者，真元虧損而困倦也。少腹裏急，至其劇，或引陰中拘

擊者所易之氣內攻也熱上衝胸頭不欲舉眼中  
 生花者虛陽生熱而熏蒸也生花前注未有解釋  
 者蓋謂眼中生赤花也原注云花一作眇叱支翻  
 字書目汁凝也醫心方引葛氏花作職云職膝脛  
 拘急者下焦虛而筋急也此真所謂陰陽之患故  
 以燒禪散主之

柯氏曰男女交媾而病傳焉奇病也其授者始因  
 傷寒而實種於慾火其受者因慾火而實發於陰  
 虛此陰陽易之病所由來也

燒禪散方

此婦人中禪近隱處取燒為灰

李時珍曰禪亦作  
 禪褻衣也以渾複

為之故曰禪其  
 當隱處者為禪

右一味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陰頭微腫  
 此為愈矣婦人病取男子禪燒服

男女禪當者至穢之物今燒灰用之以引出其陰  
 中之邪亦同氣相求之義也小便即利陰頭微腫  
 者是毒原從陰入故復從陰出耳男服女女服男  
 仍合陰陽交易之理矣案王綽雞肋編王恬知嘗  
 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亦確言也  
 張氏兼善曰易病之為合陰陽感動餘邪而其人

傷寒論疏義 卷一 十五 學訓堂影珍版  
正氣本虛故能染著同川燒裨散以誘安正氣正氣安邪氣自平矣

王氏曰嘗治傷寒病未平復犯房室命在須臾用獨瀉湯調燒裨散凡服瀉一二斤餘得愈者三四人信哉用藥不可執一也

汪氏曰仲景但云小便即利陰頭微腫則愈此是言男子病故曰陰頭微腫若婦人病止利小便而已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主之

此論明差後勞復證治本草序例夫大病之主有

中風傷寒寒熱溫瘧云云巢源亦云大病者中風傷寒熱勞溫瘧之類是也大凡大病新差元氣未復但宜靜養若不能節慎而或動作或食飲皆令人重複發熱如死灰之復燃故謂之復蓋以熱從內發不敢從辛溫發散故枳實梔子湯洵為其對治矣

劉蒞庭曰此條不舉其證想心煩不眠等為所必有也徐大椿曰勞復因病後氣虛邪氣又結於上焦其症不一故不著其病形惟散其上焦之邪足矣後人以峻補之劑治勞復則病變百出矣此說

似得當。以類而論之。傷寒病新差後也。以方而論之。金鑑曰。大病差後。謂傷寒病新差後也。

枳實梔子湯方

枳實三枚 梔子十四箇 鼓一升

右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內枳實梔子煮取二升下鼓更煮五六沸去滓溫分再服覆令微似汗若有宿食者內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服之愈漿音將。舊本博碁子下無大字。今據玉函千金翼補。出勞復清熱之的劑。枳實寬中下氣。梔子散熱除煩。香鼓解虛熱。三味相併。清勞復之內熱也。

方後煮以清漿水者。宜助胃氣也。說文漿。酢漿也。从水將省聲。段玉裁曰。周禮酒正四飲。漿水。掌共王之六飲。皆有漿。注云。漿。今之釀漿也。內則注云。漿。酢漿也。按酉部云。釀。酢漿也。則漿釀二字互訓。本草玉石部下品。新補漿水味甘酸微溫無毒。主調中引氣。宣和強力。通關開胃。止渴。霍亂洩痢。消宿食。宜作粥。薄暮啜之。解煩去睡。調理腑臟。粟米新熟。白花者佳。令酢止嘔噦。若過飽停滯。因生熱者。即所謂食復也。內經云。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此以胃中有宿積。故加大黃以



下之如博碁子大大約謂如博碁子樣不必拘醫  
心方引經心方云胡粉十二碁注博碁者大小方  
寸是也詳見附錄

錢氏曰若驗其脈證而有宿食者舌胎必黃胃脘  
按之必痛當微利以去之卽于枳實梔子鼓湯內  
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因新虛不宜峻下故  
僅用五六枚不細到而如博碁子者取其味不全  
出但求其宿食之去不令其更傷胃氣也然此胡  
加龍骨牡蠣湯之大黃亦切作碁子塊者以其尙  
是初次之病故可用二兩此則病後復證所以止

用五六枚其虛實輕重之權衡又不可不知者也  
劉菡庭曰此方屬梔子厚朴湯之類則亦不外乎  
清膈利滯也如成氏以爲吐劑錢氏以爲發汗周  
氏以爲食復之治皆似未然方後覆令微似汗五  
字可疑或是因有發汗用鼓者而誤附之也  
傷寒差以後更發熱小此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  
之脈沉實者以下解之

此論差後發熱證治併及汗下之脈法蓋上條熱  
在內此證熱在外雖病位不同而其熱自內發則  
一也言傷寒新差已後又更發熱乃勞復之證是

正氣不充，餘邪為熱，宜以小茈胡湯清解餘熱，即其治也。但復證之中，當考此二脈。若脈果見浮，則邪留于表，故以汗解之。脈沉實，則裏邪未盡，故以下解之。  
方氏曰：脈浮有所重感也，脈沉飲食失節也。松陵除氏曰：汗下不著方名者，汗下之法不一，醫者於麻黃桂枝及承氣大茈胡等方，對症之輕重，擇而用之，則無不中病矣。  
劉蒞庭曰：如脈浮者，病後新感也；如脈沉實者，熱實于胃也。此證恐不必食復，蓋勞復亦有為胃實

者。日巢源傷寒勞復候曰：其脈緊者，宜下之，是與原注所云相合。又可下篇曰：傷寒後脈沉，沉者內實也，下之解。宜大茈胡湯，並可證焉。  
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此論差後水氣證治。大病新差後，下焦之氣化失常，水氣外溢而腰以下為腫。金匱云：腰以下腫，當利小便，故當與牡蠣澤瀉散以利小便，排水氣也。  
牡蠣澤瀉散方

- 牡蠣 熬○熬
- 澤瀉
- 蜀漆 煖水洗
- 葶藶子 熬
- 商陸根 熬
- 海藻 洗去鹹

栝樓根各等分

右七味異擣下篩為散更於臼中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止後服

此水停於內而外泛作腫以牡蠣破水之堅澤瀉利水之蓄海藻散水之泛栝樓消水之腫又以蜀漆葶藶商陸辛苦有毒之品直搗其巢峻逐水氣使從二便而出案此利水之猛劑用之大病差後無乃太峻乎或謂大病新差之後但剩腰以下腫此水溢下焦而中焦未虛急當利其小便緩則止逆陽位無及矣

劉蒞庭曰按此方栝樓根蓋取之淡滲不取其生津金匱治小便不利者有水氣用栝樓瞿麥并可以相證而本草則曰止小便利未審何謂

尤氏曰飲服方寸匕不用湯藥者急藥緩用且不使助水氣也  
令韶張氏曰諸藥性烈而下水最捷不可多服故曰小便利止後服不必盡劑也

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  
此論明差後喜唾之證大病差已後其人喜唾者

乃因胃中虛寒不能健運而胸上蓄飲所以津唾  
上溢而病勢久不了了也不了了者謂氣不精爽  
大也宜與理中丸以溫其胃自可已也案上條腰以  
下腫此證胸上有寒蓋因差後餘症病在一處故  
彼用散此用丸亦各取其留戀奏効也  
方氏曰唾口液也寒以飲言

劉蒞庭曰胸上諸注多作胃上然他無此稱愚意  
喜唾不了了是胸上有寒所致而胸寒必生於胃  
寒故用理中溫胃以達上焦也膈上有寒飲用四  
逆金匱肺中冷多涎唾用甘草乾薑湯並是一理

金匱又曰上焦有寒其口多涎又曰色黃者胸上  
有寒

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竹葉石膏湯主之

此論解後虛熱證治傷寒或汗或下苟得其法則  
邪退而病解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此其常也乃  
胃津不復而虛弱羸瘦元陽虧損而氣少力絀餘  
熱內蘊而氣逆欲吐當與竹葉石膏湯以調胃氣  
散熱逆說文羸瘦也从羊羸聲

程氏知曰蓋前條是治病後虛寒此條是治病後  
虛熱也

錢氏曰仲景雖未言脈若察其脈虛數而渴者當以竹葉石膏湯主之虛寒者別當消息也

竹葉石膏湯方

竹葉 二把。把博下翻陶氏曰凡云一把者重二兩為正 石膏 一斤

半夏 半升 麥門冬 一升 人蔘 二兩

甘草 二兩 粳米 半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傷寒愈後調養之方竹葉性寒止煩熱石膏清胃熱半夏蠲飲而止嘔逆人蔘補病後之虛同麥

冬而大添胃中之津液又恐寒涼損胃故用甘草和之而又以粳米助其胃氣也乃清補兼施之劑仲景以病後不敢峻補後之庸醫動輒用溫熱之藥殆不達仲景調養之旨也案王氏易簡方以本方去石膏加熟附子名既濟湯是殆得加減之妙者故拈而出之

周氏曰即云解後必內蘊之熱尚未清楚故以甘寒勝之况有人蕩補正又何懼之有哉此為熱邪未全退之證故為合法若本此以治虛羸則殆矣病後勞復發熱者麥門冬湯主之

此條舊本遺脫今從王函補入

此論勞復發熱證治言大病差後因勞動而復發熱者餘邪復集當與麥門冬湯以生津清熱  
劉蒞庭曰愚竊疑虛羸少氣氣逆欲吐似無些熱何以主以清涼勞復發熱者麥門冬湯主之亦似證方不協因以為恐是兩條其方互錯彼條虛羸少氣諸證蓋麥門冬湯所主即與余匱大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相類此所謂勞復發熱者却是竹葉石膏湯證然實係臆揣姑錄俟識者

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蔘二兩

甘草二兩 粳米三升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六升煮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一服

此於前方去竹葉石膏倍用麥冬蓋病後胃津乾枯虛炎上騰於是專用麥門滋養津液人蔘甘草粳米大棗補中以通津更加半夏以止逆降氣茲為病後滋養之良劑蓋與前條方證互易地尤為近理矣

程氏曰病邪既至不可輒認為寔須防正氣因攻而虛病邪已去不可輒認為虛須防餘邪因補復

集故復出諸條以示隨宜定治之意大抵以正氣初復不容邪干爲主可清則清枳實梔子湯可主不以新差遺膈上之煩也可導則導大黃如博碁子五六枚可加不以新差留胃中之結也熱則解之從小芫胡并酌其汗下不以新差延經絡之鬱也水則決之甚牡蠣澤瀉散於五苓等不以新差容溝隧之水也至若胃寒喜唾則用理中丸溫則宜緩不因差後而峻溫也虛羸逆吐則用竹葉石膏湯補而兼清不因差後而純補也只此汗泄和潤溫清當可而施須得除惡務盡之意而後微陽

可護少火得溫凡屬差後之證不過推此例以爲裁酌非必以數證爲印定之證數方爲印定之方也

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此舉病後損穀之義以結上文之意病人脈已解謂病脈悉解而陰陽和平也前條惟云病解至此則云脈已解所以通結上文也日暮微煩者日中陽氣盛旺故不煩日暮卽內經所謂日西而陽氣已衰之時故不能消穀而微煩此以病新差強食

穀早胃氣尚弱不能消化穀食故令微煩不須服藥損其穀數則愈言每食一升者食七合食五合者食三合俟脾胃漸壯穀漸增益亦節養之一道也凡病後起居坐臥俱宜聽其自然不可勉強強則非其所欲反逆其性而不安不特一食也方氏曰強與穀謂強其進食也損者言當節減之也孫氏曰病新瘥後俱得食糜粥寧少食令飢慎勿飽不得他有所食雖思之勿與之也郭氏曰貴家大族多有女兒嬌縱又經汗下之後

腸胃空虛急欲得食雖食而未能消化必須致疾難於勸說全在父母曉解左右有能調和之人為調節之則可也若病人差後惟喜白粥則永無患矣

以上并論勞復諸證而若牡蠣澤瀉散及理中丸二條其實不必勞復殆不過病後隸之之證抑亦連類及之耳○案此篇論陰陽易與差後勞復二證而其方乃燒禪散枳實梔子湯牡蠣澤瀉散小茈胡湯理中丸竹葉石膏湯麥門冬湯潤涼攻補諸法可謂兼備蓋



三陰三陽諸篇既於病之情機曲盡其證治而併及差後之餘派亦諄諄告論聖人之思慮何其周密也霍亂及此篇結以胃氣一條夫病邪已退而至勿藥則唯任調養醫之能事於是畢矣苟業醫者可不眷眷服膺以三復其言也哉

傷寒論疏義卷第七 終

人疾終時其汗液必乾其脈必微其氣必絕其味必臭其色必青其形必羸其聲必啞其目必閉其口必乾其鼻必息其汗必澀其便必難其溺必澀其遺精必澀其白濁必澀其大便必澀其小便必澀其一切澀澀皆死也

傷寒論疏義後序

喜多村栲窓先生潛心於仲景殆二十年著傷寒論疏義七卷活字印播命濟後序濟也謏陋方奔走於風塵中筆墨久荒奉命不知所措適讀朱文公集若有契於先生述作之旨遂敬書之以質於先生夫聖人之經自漢以來注釋之者亡慮數百家純駁錯出白黑混淆逮于文公朱子哀諸儒之精粹著章句集注等之書其道燦然昭明如撥浮雲見白日洵萬世規矩準繩也蓋朱子一生學問探漢唐之注疏泝濂洛之淵源優游涵泳深造自得發一義下一言必推

本天理擴充人事而後爲之撰定者其冠絕古今詎待吾輩小生之贅揚竊謂天下之事莫難於注經何則一義之失一言之過滅裂聖訓迷惑後學而治亂興廢亦所由起其可不慎哉然則學識如朱子而後可以注經傳道而無愧矣聖經既如是則我醫之經何獨不然抑醫之有傷寒論猶儒之有論語也故自宋以來作之解者亦數十家純駁錯出白黑混淆自非有英邁之士精之一之實踐而體察之則雖欲知其變化應用末由也已今關先生之書其體例準擬於朱子章句集注擷撝菁華刪蕪蕪蔓博而約簡而

詳洗剔仲景眉目啓迪後學聾聵而爲視死別生之真訣無復可疑焉可謂能解天下之至難矣蓋非深得朱子注經之微則不能爲也豈世之鹵莽立言者所敢較其長短哉曩者桂山夫子有輯義之著近者蒞庭夫子有述義之選於仲景之精微蘊奧闡發殆盡而先生是書能經緯而剪裁焉又使後學有所依據則猶前有二程子闢破異端興奮聖學而後有朱子之繼作若其六病之說與述義異見則亦猶周易傳義不同其趣也天下必常有公認焉此乃所以儒與醫殊途一轍而是編者其亦醫門之規矩準繩也

夫濟竊知先生述作之旨有得朱子注經之微也於  
是乎言則其歎非天不與當亦必濟也

嘉永五年歲在壬子四月朔江戸掘川濟未濟謹識

文久二年歲在壬戌秋九月之望於下毛

關根并句讀畢以應手塚國手需云

龍尾山人香城誌



精實隱竹是鼠目線與介學難難而為賦天

明治三年戊戌二月念六夜再校讀了  
白峯岡直義夫



